



Bambi 小鹿斑比

[奥]费利克斯·萨尔腾 / 著
梅静 /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小鹿斑比

著/[奥]费利克斯·萨尔腾

译/梅静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鹿斑比 / (奥) 费利克斯·萨尔腾著; 梅静译
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11 (2018.6重印)
ISBN 978-7-201-11006-6

I. ①小… II. ①费… ②梅… III. ①童话-奥地利-现代 IV. ①I52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42728号

小鹿斑比

XIAO LU BANBI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022-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 子 信 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 璐
产品经理 陈 曦
特约编辑 王小凤
封面设计 陈 章

制版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发 行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6
印 数 13,001-18,000
插 页 2
字 数 110千字
版次印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3次印刷
定 价 27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目录 / contents

幼年斑比 / chapter 1-10

他支棱着细弱的腿，
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，
一双依旧蒙眬的眼睛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
但仍迷茫地望着前方。

少年斑比 / chapter 11-19

随着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，
斑比越来越坐立不安，
心头那种既痛苦又甜蜜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。

青年斑比 / chapter 20-25

斑比继续往前走，
渐渐消失在了森林中。

译后记 / P182

这片隐秘而狭小的林中空地看似四通八达，其实四面都遮蔽得很好。小鹿就诞生在这处刚刚够他和妈妈容身的逼仄之地。

他支棱着细弱的腿，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，一双依旧蒙眬的眼睛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仍迷茫地望着前方。接着，他低下头，浑身哆嗦得厉害，一副完全不知所措的模样。

“多漂亮的小家伙啊！”一只喜鹊惊叫道。

她恰好飞过这里，被鹿妈妈生产时低沉的呻吟声吸引，于是落到近旁的一根树枝上。“多漂亮的小家伙啊！”她又感叹了一遍。虽然没得到回应，她还是喋喋不休地继续说，

“他竟然一出生就能站起来，还会走路，真是太神奇，太有趣了！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事！当然，你或许会说，才离巢一年，我还年轻着呢。不过，我还是觉得这真

奇妙。一个刚刚降生的孩子，竟然马上就会走路！这样的孩子，怎能不叫我惊叹！说真的，我觉得你们鹿做的每件事，都是那般不凡！他现在也能跑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鹿妈妈有气无力地回答，“不过，抱歉，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聊天。我有好多事要做，感觉头还有点儿晕。”

“哦，不用为了我这么麻烦，”喜鹊说，“我也很忙的，但这么稀奇的事，毕竟不是每天都见得着。想想，这种事要是落到我们身上，该有多麻烦！小喜鹊刚破壳而出时，一动也不动，只能无助地躺在巢里，嗷嗷待哺。我得再说一遍这个词：‘嗷嗷待哺’！这点，你恐怕是无法感同身受的。喂养他们可真是件苦差事啊，照看他们也麻烦得很。只消想一想，替孩子们找食吃就够累了，还得时刻警惕，生怕他们有什么好歹。离了你，他们就是完全无助的小家伙，不是吗？得多久，他们才能自由行动，才能长出羽毛，有个喜鹊的模样啊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”鹿妈妈说，“你说什么了？我都没注意听。”

喜鹊飞走了。“愚蠢的家伙，”她暗想，“好是好，就是太蠢。”

鹿妈妈并未注意喜鹊已经飞走。她继续热切地清洗新生的宝宝，用舌头舔舐小鹿，温柔地爱抚他全身。

小家伙摇晃了一下。鹿妈妈依旧温柔地来回舔舐他。小鹿使出全身力气，稳稳地站住了。他那身红色小外衣还有些乱蓬蓬的，但已能看出漂亮的白色斑点。不过，他那张茫然的小脸，依然透着浓浓的睡意。

母子俩周围是一片榛树丛，还有山茱萸、黑刺李和一丛丛小接骨木。高高的枫树、山毛榉和橡树在这片灌木丛上方织起一方碧绿的穹顶。坚实的深褐色土地上，冒出一片片蕨草、林生野豌豆和鼠尾草。它们下方，正在怒放的紫罗兰舒展着叶子，跟刚刚开始结果的野草莓叶子一起，贴着地面四处蔓延。晨曦透过稠密的树叶，洒下一张金色大网。森林里回荡着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交错相融，最终汇成一曲欢快而激动的乐章。画眉不住地欢叫，鸽子“咕咕”，乌鸦“哔哩哔哩”，黄鹂啾鸣，山雀啁啾。这大合唱中，还夹杂着松鸦飞过时吵吵嚷嚷的大叫，喜鹊嘲弄的回应和野鸡尖利响亮的“咯咯”声。偶尔，啄木鸟一声狂喜的尖叫，会立刻盖过其他所有声音。猎鹰的尖啸嘹亮而极具穿透力，悠长轻盈地掠过树梢。此外，乌鸦沙哑的合唱也不绝于耳。

这些歌唱、呼喊和对话，小鹿一句也听不懂。他甚至根本没在听，也没理会飘荡在林间的任何气味。他的耳中，只有妈妈温柔的舔舐声。她不住地舔着他的外衣，替他清洗身子，温暖地亲吻他。除了妈妈馨香的体味，他什么也没闻到。妈妈的味道真好闻啊，令他情不自禁又依偎得更紧了。

些。接着，他急切地四处寻找起来，终于找到那能滋养生命的源泉。

他贪婪地吸吮时，鹿妈妈依然在爱抚着她的小家伙，喃喃地唤着：“斑比。”每过一会儿，她就抬起头，听听周围的动静，嗅嗅风中的气味。然后，她又会吻吻小鹿，愉悦而安心。

“斑比，”她又唤道，“噢，我的小斑比。”

初夏时节，树木静静地伫立在蓝天下，舒展枝桠，尽情享受灿烂的阳光。大树下的灌木丛里，花儿竞相开放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，宛如一颗颗小星星。有些花又开始冒出种荚。纤细的枝头立着数不清的小种荚，看似柔嫩，却挂得牢牢的，仿佛一个个握紧的小拳头。地面上也冒出大片大片的鲜花，让原本晦暗的林地如静谧的星空般璀璨，闪耀着缤纷热烈的喜悦之光。空气中充满了新鲜树叶、繁花、湿土和新木的味道。破晓或黄昏时分，整片林子会响起无数种声音。从早到晚，都能听见蜜蜂嗡嗡、黄蜂低吟。这静谧的芬芳中，充满了他们连绵的絮语。

斑比生命中最初的日子便是这番光景。他跟着妈妈，走在一条贯穿丛林的狭窄小径上。这么走着，心情真愉快啊！厚厚的树叶轻轻拂过他的身子，又软软地弯向一旁。小径似

乎处处都是阻碍，但他们还是能轻松自如地不断前进。这样的小径到处都是，纵横交错地遍布整座森林。妈妈对它们非常熟悉。每当斑比停在一片绿墙般难以穿越的灌木丛前，妈妈都毫不迟疑，也不用搜寻半分，就能找到通过的路。

斑比会问她问题，他很喜欢向妈妈提问。无论妈妈怎么回答，提出问题，然后等待答案，都是最让他开心的事。一个又一个问题总能毫不费力地从脑中冒出来。对此，斑比从来都不会感到惊讶。他觉得，这让他非常开心，简直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。而且，满怀希望等待答案的过程，也十分美妙。如果答案正如他意，他会非常满意。当然，有时候，得到的答案会让他困惑。但即便这样，他也同样开心。因为如此一来，他便会忙着以自己的方式，想象那些他还不明白的东西。有时，斑比非常肯定妈妈没有说出完整的答案，故意保留了一部分。起初，他依然很高兴。因为每当遇到这种时候，他心中就会保有强烈的好奇心，闪过一份神秘而愉悦的猜想，产生一种让他既紧张又开心的期待。然后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

有一次，斑比问：“妈妈，这条小径是谁的？”

妈妈回答：“我们的。”

斑比又问：“你和我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俩的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“只属于我们俩吗？”

“不，”妈妈说，“属于我们鹿的。”

“鹿是什么？”斑比一问完就笑了。

妈妈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他一眼，也笑了。“你是只鹿，我也是只鹿。我们都是鹿。”她说，“明白了吗？”

斑比开心地蹦了起来，说：“嗯，明白了。我是只小鹿，你是只大鹿，对吗？”

妈妈点点头，说：“嗯，这下你算是明白了。”

可斑比又一本正经起来，问道：“除了你和我，还有别的鹿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妈妈说，“还有好多呢！”

“他们在哪儿？”斑比大声问。

“就在这儿。到处都有。”

“但我没看见他们啊！”

“你很快就会看见的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斑比停下脚步，好奇得不得了。

“快了。”妈妈继续静静地朝前走。斑比连忙跟了上去。因为忙着思考“快了”是什么意思，他也没再说话。终于，他得出结论，“快了”肯定不是“现在”。但他无法确定要到什么时候，“快了”才不再是“快了”，而是“很久”。突然，他又问：“这条小径是谁开辟的呢？”

“我们。”妈妈答道。

斑比惊呆了：“我们？你和我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我们，我们就是……我们鹿。”

斑比问：“哪只鹿？”

“我们所有的鹿。”妈妈飞快地答道。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兴高采烈的斑比真想跃出小径，可还是紧紧跟在妈妈身旁。前方有什么东西贴着地面，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。蕨叶和莴苣下，藏着某个正拼命往前逃窜的东西。接着，一声细长尖锐的哀鸣后，四周又安静了下来，只闻草叶的轻颤声。一只白鼬抓到了一只老鼠。此刻，他正偷偷摸摸地从一旁溜走，准备去享用这顿美餐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斑比兴奋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妈妈安慰他道。

“但是，”斑比哆嗦着说，“但是我看见他了。”

“嗯，嗯，”妈妈说，“别害怕。就是只白鼬杀死了一只老鼠。”但斑比还是吓坏了。一种巨大而莫名的恐惧感，紧紧攫住了他的心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再次开口说话。他问：“他为什么要杀老鼠？”

“因为，”妈妈迟疑了，说，“我们快些走吧。”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又好像一下子忘了那个问题，她开始急匆匆地往前赶。斑比也只得蹦蹦跳跳地跟了上去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都只是静静地朝前走着。终于，斑

比又担心地问：“有时候，我们也会杀死老鼠吗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妈妈说。

“从来不会吗？”斑比问。

“嗯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为什么不会？”斑比终于放下心来。

“因为我们从不杀任何东西。”妈妈简单地说。

斑比的心情又好了。

径旁的一棵小桦树上，传来一阵喧哗的吵闹声。鹿妈妈毫不在意地走了过去，斑比却好奇地停住脚步。头顶，两只松鸦正为刚抢来的一个鸟窝争执不休。

“滚开，你这个凶手！”一只松鸦大叫。

“吵什么吵，蠢货！”另一只应道，“我才不怕你！”

“要窝自己找去，”第一只松鸦吼道，“不然，我打爆你的头！”他已经气疯了，喋喋不休地念叨着：“真粗俗！简直太粗俗了！”

另一只松鸦发现了斑比，拍着翅膀往下飞过几根树枝，冲他吼道：“小怪物，看什么看！”

斑比吓得立刻蹦开了去，跑到妈妈身边。惊魂未定的他一边乖乖地跟着妈妈继续往前走，一边想她肯定没发现自己刚才偷偷溜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妈妈，什么叫粗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妈妈说。

斑比想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妈妈，他们为什么那么生对方的气？”

“因为他们在争抢食物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有时候，我们也会争抢食物，对吗？”斑比问。

“不会。”妈妈说。

斑比问：“为什么不会？”

“因为食物足够我们吃。”妈妈回答。

斑比还想知道点别的东西，又开口问：“妈妈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们也会有生对方气的时候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会的，孩子，”妈妈说，“我们不做这样的事。”

他们继续往前走。此刻，前方开始亮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亮。小径在一片乱藤杂树前没了路。再往前几步，他们就会踏入一片明亮开阔的空地。斑比正想往前冲，却被妈妈拦住了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他急切地问，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。

“是草地。”妈妈答道。

“草地是什么？”斑比迫切地追问。

妈妈打断他：“很快，你就能自己找到答案。”说完，她立刻警觉起来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高高地昂起头，侧耳细听。接着，她深吸了口气，神情严肃地打量着四周。

“好了，”最后，她说，“我们可以出去了。”

斑比准备纵身一跃，却又被妈妈拦了下来。

“在这儿等着，我叫你的时候再出来。”她说。斑比立刻乖乖地站住了。“没事儿的，”妈妈鼓励他，“现在，好好听我跟你说。”听到妈妈如此严肃的口气，斑比顿时兴奋起来。

“在草地上行走可不是件简单的事，”妈妈继续说，“这是件既困难又危险的事。别问我为什么。以后你自己会发现的。现在，你只需要照我说的做，能办到吗？”

“能。”斑比保证道。

“很好，”妈妈说，“我先出去，你在这儿等着。眼睛要一直盯着我。如果看见我往回跑，你就立刻转身，能跑多快就跑多快，我会追上你的。”妈妈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，继续认真地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你只管跑，你的腿能跑多快，就跑多快。即便发生了什么事……即便你看见我倒下……也别管我，知道吗？无论看见什么、听见什么，你都要尽可能快地跑掉。你能保证做到这点吗？”

“能。”斑比轻轻应了一声。妈妈说话的语气实在是太严肃了。

鹿妈妈继续说：“如果我叫你出来，不许东张西望，也不准问问题，马上到我身后来，明白了吗？跑起来的话，千万不能停，也别多想。我要是开始跑，就意味着你也要开

始跑，跑回这里之前，绝对不能停。都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斑比有些不安地说。

“那好，我先出去了。”妈妈说。此时，她似乎显得平静一些了。

她走了出去。斑比一眨不眨地望着她，看到她如何小心翼翼地慢慢朝前走。他站在那里，满心期待，却又那么害怕，那么好奇。他看着妈妈聆听四周的动静。看到她往后退时，他也跟着往后退，随时做好跳回灌木丛的准备。然后，妈妈又镇静了下来。她舒展开身子，满意地环视了一圈，喊道：“出来吧！”

斑比立刻冲了出去。狂喜让他充满力量，瞬间忘记了之前的担忧。在灌木丛中，他只能看到绿色的树梢，偶尔才能瞥见一眼蓝天。

现在，他可以看见整片蓝天，那般辽阔，那般高远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斑比还是高兴极了。在森林里，他只能偶尔看到一缕阳光，或枝叶间漏下的点点柔光。突然之间，他就站在了刺目的暖阳下，仿佛蕴含着无限力量的光束，洒遍他全身。这片暖意让他闭上眼，却打开了心。

斑比仿佛着了魔，完全乐疯了，简直不能自己。他一次又一次地跳向空中，三下、四下、五下……心中那股无比强烈的渴望，让他止不住地又蹦又跳，快活地舒展开幼嫩的小腿儿，陶醉在这清新的空气里，呼吸也变得深长而轻松。草

地香甜的味道让他欣喜若狂，只想不断地跃入空中。

斑比还是个孩子。他要是个人类的孩子，肯定会快活地大叫起来。但他是只小鹿，一只不会喊叫，至少无法像人类小孩那般喊叫的鹿。于是，他只能用自己的腿和身体来表达内心的喜悦，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抛向空中。妈妈站在一旁，高兴地看着撒欢的斑比，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跳起来，又笨拙地落回原地。她看着他如何惊奇又迷惑地注视着周遭的一切，却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跃起又落下。她明白，那是因为斑比只知道鹿群在林中走过的那些狭窄小径。出生后的短短时日里，他已经适应了丛林的限制，并不知道如何在开阔的草地上无拘无束地奔跑，所以只会在原地跳上跳下。

于是，妈妈舒展开前腿，笑着弯下身子。她看了斑比一会儿，接着一个纵跃，绕着草地跑了一圈。高高的草茎被带得沙沙作响。

斑比吓坏了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这是让他跑回灌木丛的信号吗？妈妈曾对他说：不管看见什么、听到什么，都别担心我，只管尽力跑，越快越好。他刚准备转身，按她的吩咐撒腿就跑，妈妈却突然冲他奔了过来，带起一片美妙的“沙沙”声。她停在离他两步开外的地方，冲他弯下身子，还是如先前那样笑着。接着，她喊了句“追上我”，就“嗖”地跑开了。

斑比困惑了？妈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时，妈妈又跑了回